史林測義

史林測義卷三十

臣鄱陽計大受論

李參

王安石之新法殃民青苗爲甚其法雖假周禮泉府國服爲息之說而實李參之青苗錢以爲之端參爲陜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乃不及年穀豐登之日平價以糴而令民自隱度粟麥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如唐之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神宗嘗以陜西民不以爲病語司馬光光曰臣陜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則其刻剝困民固不待嘉祐間名以三司使而爲孫抃所論也參

剏爲此於宋而安石因之強散重斂天下困弊論者以安石決意行青苗罪王廣淵之啟禍然廣淵亦祖其意而請行之京東者也君子推尋禍始乃不得不太息痛恨於蔡

宋史蔡論雖即擊貪除害乃心邊事稱以政蹟可紀而傳中熈寧青苗法蓋萌于此一語所以罪其作俑嗚呼嚴矣

富弼　文彥博

仁宗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按弼名聞中外何至宦官宮妾獨不知不及知即知之亦豈遂不可用乎竊以素亦左右皆曰賢未可之意非必不知其姓名也以弼負赫赫稱而御

此紳賄爲與擾輩之譽言不聞斯其公忠體國正己物正信乎宰相之器而有以厭天下之心不知字固不可泥若易爲不啻尤於義圓而亮其時以文彥博與弼同相彥博前在中書嘗以除擬張堯佐宣徽使御史唐介劾奏其知益州日造閒金奇錦緣閹侍通宮掖以得執政史言事之有無卒莫能辨帝令用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乃復起彥博於許州宣制日士大夫相慶無閒言有同于弼則知介固一時激訐之辭而君臣上下聞舉信其非前由妃嬪致宰相故無或追論以沮之者此可無存疑案而介亦使得風聞言事之失也

仁宗光獻皇后曹

光獻宋之賢后。檢柅曹氏。分毫不以假借。其不私。所親。概可。知。矣。英宗四歲育於宮中。已有儲嗣之義。夙秉明哲之資。仁宗以嘗養二子。舍其少且不慧者而建立之。雖后之贊策居多。亦謂以長以賢。而與其時諸臣深惟國本力請豫定同意。豈因。姊。女。爲。之。配。以植。其。私。乎。抑或。引。嫌。則內。侍。都。知。任。守。中。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之。計。行。矣。永新劉氏乃以漢成后趙飛燕惟欲其姊弟有子卒以無子而贊成定陶王欣爲嗣同識謂仁宗不審英宗之不足爲嗣而但決諸宮闈曹后則但知由我之親爲我之子以誤仁宗

其不蒙孝養于英宗承祧之日與趙氏不得令終于哀平繼統之後無甚相遠蓋天使趙氏伏其辜而曹后貝宜鮮後福也噫亦何其說之謬乎英宗疾甚兩宮構隙未幾感悟韓琦歐陽修言光獻以慈稱而英宗以孝聞矣逮神宗立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後福鮮有及者彼胡弗考而漫爲是論也又光獻以英宗疾權同聽政續綱目于治平元年夏書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分注帝疾大瘳琦欲太后徹簾還政因以帝善裁決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遂起此以見還政之決而絕無留難不少需矣琦即命徹簾簾落猶於御屏

後見后哀云者亦以見琦之力贊其決也故大書交美之張氏廣義則曰異哉曹后之貪權位也簾既徹而猶栖栖焉不忍去長洲陳氏則曰失此機會雖力諍而不可復得此但歸功於琦而視光獻與章獻始終專政者幾無以異蓋於遂起二字未之深味而不得其由衷之信故誤且按之宋史后傳稱帝疾益愈卽命徹簾還政琦傳亦直云太后還政則還政之美自在光獻而琦若無所與云

英宗

所生父母之名天制其常所後父母之名人通其變則固不可執天以斁人而亦豈可執人以奪天英宗以濮安懿

王子後仁宗而承大統司馬光意帝必將追隆所生而懼蹈漢哀崇奉定陶之非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光武之謬論已見前而宣帝之終不追尊亦權辭耳及詔議尊崇安懿典禮光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蓋既以小宗後太宗不得復顧私親而推尊爲帝后也不顧私親義止於此非必併棄父母之名而不顧也王珪等因準封贈期親之說乃有宜稱皇伯之議而歐陽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沒父母之名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蓋亦。未。嘗。謂。可。推。尊。爲。帝。后。也。不推尊爲帝后而何妨太宗之有。顧當時以爲邪說。後世以爲非禮。而必欲改稱皇伯。如石晉出帝之於其父敬儒。則是執人以奪天。而揜之天性則戕。人紀亦亂。且其弊也。又不免於執天以窮人。夫與爲人後者既不得與於矍相之射矣雖義可爲後而不安以改稱之比于背親而貪利其弗避而就者幾何人與況乎英宗篤孝無心不貲之富若須知議必及此則當日章十餘上而固辭必終有不起者是知禮不本於人情者有所不行也然亶稱安懿爲親。於仁宗誠有嫌貳之失。必

如南宋孝宗。入爲高宗皇太子。汪應辰定稱秀王爲本生親之議。以別所後。而曰皇本聖考。皇本聖母。從其故。斷不帝不后名不夷而親之恩明分不陵而尊之統正此君子知天知人。考不謬而俟不惑之道也。惜乎斯禮未著而濮議尋寢。逮于孝宗受禪。秀王亦竟以皇伯稱矣。有明世宗入繼於父與獻克定本生名號旋復惑於繼統非繼嗣之說稱考稱帝甚而稱宗祔廟而不明非漢光武之崛興者比繼大統後太宗乃無二義也一則同晉出帝爲遺親一則同漢哀帝爲瀆尊。有元一代此義不講瀆尊類然均之有乖萬世之典制。記爲其父母云者即所生對所後之辭程正公以爲今

爲伯叔父母以別於諸伯叔父母按之記時未有易爲伯叔之稱而恐于諸伯叔混而無別乎是亦曲解許氏浩以爲其之者外之也外之則不稱之爲親明矣又按之記中凡言其者文不可通嗚呼先王孝治天下而以繼絕之典使人忍於棄父母之名而不顧烏有此禮意以待後人發之哉

邵雍

善乎宋史之言雍也以爲當時學者因雍之前知謂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薛氏通鑑書杜鵑鳴

於洛陽注雍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因言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不數年必有南人爲相以亂天下及王安石得政其言果驗蓋本春秋之書鸜鵒來巢而先以雍言亦如左氏所引師己童謠之說也聞之鸜鵒不踰濟貉不踰汶地氣然也鸜鵒踰濟自南而北貉踰汶自北而南春秋記爲異者耳卽鸜鵒以排貉則皆反常爲異君不修德正事則皆有其應而何北南移而治亂分也設有貉踰汶可言休徵乎杜鵑亦反常爲異者。如注所云。鑿矣誣矣。王鏊嘗辨之。而據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幽陰之地。南何以爲亂乎。雍而可信。然則孔子非與。臣顧

謂雍初非有謬於聖人觀物外篇云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蓋亦以南言治徵意與家語辨樂解合也彼欲成南人不可爲相之說者。因杜鵑以附會之。乃戾其旨。而且有乖春秋著異之理。即謂逆知有安石亂政之事而寓占于杜鵑臣尤不欲以同讖記之淺陋累雍也史臣之言雍蓋未必然者洵善於言雍矣

神宗

或問王安石行新法言其弊者深切著明神宗皆不聽嘗一動於韓琦之說而欲罷之再動於鄭俠之圖而詔罷之而旋復如故至太后流涕而始有疑天降災異而始有懼

而終莫能悟宋熹所稱極聰明不世出之主乃爲所蔽欺若是何與曰此正聰明之爲害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憲天至公從理而不從欲雖弗慮胡獲弗爲胡成而罔以辨言亂舊政若神宗者銳意爲治有菲薄祖宗之思求變數世之不振以逞志於幽薊靈武即位之初即以養兵備邊急于理財豐府庫語文彥博且謂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則其好大喜功紛紛改作久矣根于予聖自賢之心而弗念威敵在強德足用有大道華敝必率自中也以故安石之術得而乘之而堯舜其君皐夔其臣倚以立法更制上掩前王卒非公議之所可間天譴之所可回故曰此正

聰明之爲害也且夫君德在于聰明聖學主于憲天不以偏聽獨斷炫聰明之迹而以虛中守正養聰明之神端拱穆清知周道濟此程顥常勸帝防未萌之欲而窒其方萌惜乎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而卒無內省之功也

葛宫

史臣葛宫論以爲葛氏自宫以下簪纓相繼盛哉蓋以宫弟密至郯五世登科第而三世爲侍從郯且居台輔也雖然簪纓之盛如葛氏者豈尠也哉獨竊竊然稱之何居按之列傳而知宫與密密之子書思孫勝仲以及郯行己卑君世濟其美則夫長子孫而滋大者非其幸也有所以不

愧而令人動色以爲榮者也不然雖其弈葉通顯亦烏足誇諸史册以敌天下後世崇名利而保勢利之心哉此讀者不可不深考也

張存

史稱張存性孝友嘗爲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于堂上恣兄弟擇取之噫異矣昔人以淸白名遺子孫存顧以苞苴物遠兄弟乎史雖不著其貪墨而奇繒文錦何自而得必非餽遺謝絕一縑無餘可知也且有可恣之擇取其爲黷貨亦可知也存誠友愛節所俸入而均及之可矣何乃酌盜泉而分飲之乎夫論孝養者千祿以求養猶爲恥

祿親而言友于者苟得而能共顧謂義篤同氣哉此而不辨無以風康卽非所以教讓

唐坰

春秋大改過周禮丁奉執此義以論唐坰則誤矣坰初附王安石以規進至上書言靑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此與安石子雱大言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同一慓悍戾忍無所顧忌而雱猶私言之坰乃公言之也所謂惡著於心本尚得以爲過而冀其能改哉非安石疑其輕脫不與重任其爲諸君子禍何可言也後因安石授官不協怒爲易己而遂背之乃于御座前悻悻然極論安

石而遞詆其藁此亦率夫慓悍殘忍之性以快私憤耳。謂能自新以愛君爲念。豈不大謬。續綱目書貶而削去其官懲其私也不書有罪者貶不以罪也發明以爲嘉坰悔悟非其義矣

鄭俠　常秩

初鄭俠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奬拔之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爲便俠感爲知己思欲盡忠以光州司法叅軍秩滿乃徑入都安石問所聞告以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與邊鄙用兵心不能無區區安石不答遂不復見而數以書極言其害至繪所見流民爲圖上於帝雖羣奸切

齒陷以罪而不悔此以盡忠君國者盡忠安石也。夫所謂知己。非才智相矜意氣相得之謂。謂知其嘗存心于愛國。積學以正時。入官之日。必有矯矯風節。不愧古人也。依之自命以此。而謂爲安石所知。故舉以爲安石報。冀以片言感悟。罷殃民之政。則安石猶得爲宋名臣。而不終於宋之罪臣也。其盡忠於安石誠何如哉。若常秩者亦以安石所知名重一時然藉以盜虛聲徼顯位耳史因秩嘗隱居不出稱其爲學求自得者謬也立身無本末則所學何事天下皆不便安石更法秩在閭閻獨以爲是而一召即起任諫爭低首抑氣素長于春秋及安石廢春秋遂盡廢其學

安石終於宋之罪臣而不得爲宋名臣者皆此不恤其臧否榮辱偸合苟容排誤之也秩誠安石之賊哉意安石當日以爲己所知士而盡忠者則不在俠而在秩惡在其能知士乎千古之士一遇知顧而圖報效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然非行己有耻多見其爲秩而不爲俠矣

李憲

熈寧二年吐蕃鬼章聚兵洮岷新附羌多畔歸之帝乃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熈河諸軍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可謂至深切矣夫宦者薫腐之餘氣少平端德多

凶醜一假事權遂成驕橫況復典兵太阿倒持所傷必多及既得志其任益專其勢益張其爲國家之患不益大乎漢唐禍亂其已事已以太宗之明不爲殷鑒之戒而用王繼恩於前神宗繼以用李憲至於徽欽遂用童貫墟其宗社嗚呼汝礪諸賢之言容作決敗之蓍龜而不果爲救亡之藥石其亦不幸矣夫丁氏奉襲宋史憲以巿人爲將雖能拓地降敵而罔上害民貽患中國等語以證其說乃易爲將云非將才殊謬憲之不可將以其中人不以其非才也憲稍習兵拓地降敵非其才與他日朱熹論內押班廿升以翺焱人無才何以動人主且其爲患正以有才此論

任閹豎者辨之不可以不早辨也

史林測義卷三十一

臣邵陽計大受論

遼主洪基 道宗

嗚呼甚哉自古聽讒之禍雖父子之親而亦有難言者矣所以然者大抵權位之私雖父子之親而亦有莫釋者矣觀于唐睿宗立太子聞朝廷皆傾心有密使察之之㦯使非韋安石以安得此亡國之言救正之安必讒人之不因以高張也宋太宗立太子聞京師民喜躍有欲置我何地之恚使非寇準再拜賀以社稷之福啓悟之安保讒言之不乘而浸潤也然則千古奸邪得以欺罔開構陷害君儲

可勝嘆哉道宗太子濬兼領北南樞密院事法度修明臣民心屬耶律乙辛擅柄而不得逞陰令其黨誣首耶律撒剌等謀立皇太子道宗誅撒剌等囚太子於上京爲乙辛盜殺夫道宗非不知濬之賢也雖有廢立之譖何竟無以得其枉狀而全骨肉則固讒之爲禍烈也而亦私之爲蔽深也太子之職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朝夕視君膳問安者也道宗使預朝政此亦以寵私而昧于禮制之過彼其讒譖之來亦豈不以預朝政得人心有可動以纂奪之疑乎則竟得以行其譖者又道宗之以權位之私自蔽有如睿宗太宗之初心不及計夫安太子固宗社之大義以杜奸

而辨枉也又若天祚旣知其父之寃而其子敖盧斡有人望當播遷之際乃不能爲唐明皇之傳位肅宗而聽蕭奉先之譖卽日賜死非皆其私之爲蔽深雖至權位幾非己有而猶疾忌其子乎 臣 觀濬之被廢而自求以何罪敖盧斡之就死而不失其大節如聽或言而逃將致刼立如秦晉國王淳以就死爲正斯亦可以處變矣然責千古爲臣子者有幾于仁孝尚幸千古爲君父者無惑于奸邪如求去讒慝先去私云

沈括

沈括以議疆事使遼執糴所議疆地書去今所爭三十里之遠遼不能屈而以輕絕和好讓之括曰師直爲壯曲爲

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與富弼議增幣而拒稱獻納同一理正辭嚴足以折虛憍之氣而有必不可奪之節不辱君命前後輝映矣及夫還而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上之以周知其故亦得古行人之職奈何不遺餘力以爭而竟敗於王安石欲取姑與之言劃以界遼東西失地七百里視弼之爭而晏殊敗之者皆陳氏所謂千古之大恨然彼則損歲幣而此且啟兵端以爲宋人之禍其無窮乎栽栽𬣙論言使君子易辭我皇多行之古之所爲戒也

商承能

永樂之役也由徐禧始則王沈括而達种諤繼復徼高永能而輕大敵李稷積金寶新城蓋亦以苛暴濟禍過以致王師挫衂肝腦塗地者六十餘萬人史臣論以兵者凶器輕敵寡謀鮮不自焚而罪是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禧稷永能之死宜矣 臣按永能自當別論其家世州將而開釁之責不在永能且智勇素著非寡謀者即當夏兵傾國而至禧如從其未陳擊之之請不待鼓而成列何遂進薄城下衆心搖而戰必敗乎及城既陷其孫昌裔欲掖之從間道出永能嘆謂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雖沒于陣亦有可予之節以同禧稷一律科斷烏得

爲允

蘇軾　轍

史二蘇傳論有曰仁宗神宗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與竊聞之朱文公蘇氏學本縱橫而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又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如秦觀則其最也使盡聚朝廷之上豈不害事信斯言也以思安石之文章節行亦不幸而以術用引召惠卿之

徒播惡於衆負敗壞國家之罪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
與史臣之嘆嘆其不可掩抑者臣則以其有得而掩抑之
者也安石初議青苗軾數語梳之安石逾月不復言非王
廣淵附會則此論息矣史臣論以軾寡言鮮欲素有以得
安石之敬心故能爾夫敬則必信何終不克信于其言而
且怒之將加以罪乎軾比軾稍簡静以寡言稱之可也若
謂其鮮欲鮮欲者天懷坦蕩行事光明軾於元祐末年規
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純仁而以己代之既不效
矣則誦其彈文于坐以動純仁此文公之謂其實陰險者
也嗜利陰險若此謂之鮮欲豈其然乎按之畏傳雖少異

而文公謂前輩固已筆之于書必史家刪潤之以曲成二蘇之美故於孫升楊康國以比安石之爲人而亦附斷以世譏其失言也然而蘇氏兄弟力屏程頤心術不正概可知矣文公之論亦豈非公而確者遴之以俟讀者考焉

章楶

佳兵不祥天道好還此自然之理前史往往因事以著垂世大戒焉然惟其義切其辭嚴乃使人讀而求之知無可或解免之路而兢兢慄慄不復敢蹈其危機史臣之論王韶章楶也以爲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楶以左道殺經以[illegible]錢附此非其驗與按楶因夏人以宋界地益肆猖獗

以爲不有懲艾邊無休息之日乃一再舉以蹙其勢夏自平夏之敗不能復軍謝罪乞和西方以寧視韶之竪宕開邊兵連禍結而熙河之戰骨不勝瘞未可同日語矣韶子十人厚寀最著寀乃忽感心疾而言神怪因以棄市以爲多殺之報可也若棄七子俱列仕顯緌以兄綜贊復元祐之政爲蔡京所傾被誣刺配則以無罪而遇災禍雖古聖賢猶或不免況其獄亦終解棄之子若孫其降罷除名者十餘人皆復見錄而緌授内殿崇班乃舉以類寀示佳兵之戒不反啟人幸免之心乎此其義弗切而辭弗嚴尚宜删定處也

呂大臨

富鄭公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呂大臨與之書以謂古者三公無職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當是任者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人倫不明萬物憔悴公宜惻隱存心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望於公者哉 臣按大臨之言獨善殊謬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夫所謂善道一而已如有莘之野而樂堯舜非道非義嚴以自律若將終身此獨善也觀其覺世澤民特以分並

然非操尙異也以好爲異端畸行歸之獨善之士其于可
廢可遵之理不已蔽乎大臨之規鄭公可謂得體竊攬獨
善之說乖錯雜是名者將益長詭誕之風則又與于壞俗
之甚矣

英宗宣仁皇后高

臣讀后妃傳至宣仁惜元祐孟后之福薄諒元祐大臣以
早退竊疑二者均非實錄孟后以賢淑極一時之選而不
受天祐者則氣數之非可測識冊立之日宣仁何術預已
知之且當宋室全盛而二十年後汴京傾陷流離播越亦
豈逆計所及而曰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宣仁何術

又預已知之至若宣仁不豫語呂大防范純仁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誠知其如此則必顧諸臣以弼甯輔政無替今日勅哲宗以圖任舊人無惑邪言雖他日事未可知所以為天下國家計深遠也乃曰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則何也蓋一旦老成去國即君子小人之所為進退消長別用一番人必別行一番事因以售其調戲之術欲不復盡改元祐之政盡逐元祐之臣不可得矣以女中堯舜而煦煦然為大防等保全之策顧反不為身後宗社安危生民休戚之慮乎　臣謂必非宣仁之言也此指史家過辜宣仁以有先見之智作後事之張本

夫豈實錄哉

呂大防

元祐之變而爲紹聖其禍在小人其責在君子何也以君子自啟其隙而小人得以乘之耳自司馬光沒洛黨蜀黨朔黨既分而同室操戈不遑一意屏絕熙豐舊臣至於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尤畏之乃欲爲調停以平夙怨則又自徹其樊籬而揖盜以入者也殊非忠智之計雖其說見撓於蘇轍而已陰用之未幾而出入王呂黨中之鄧潤甫名爲翰林學士承旨大防且力引心在熙寧之楊畏以爲己助而攻劉摯排蘇頌則又援盜賊之戈矛

以自翦羽翼者也欲不為所反噬得乎宣仁太后崩哲宗親政畏卽首叛大防乞講求繼述之道劾上章惇呂惠卿等行義由是羣小彙升新法盡復元祐諸臣之禍不可言矣天下事不可為矣諸君子不能不任其咎而大防之責尤甚史稱大防不植黨朋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奈何亦樂畏之附己可任以報己之私憾而進之儒所謂君子而不仁者非耶

蘇頌

夫惟大雅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然一有保身之念存卽己蔽于利害之私而雖謂明哲矣明哲者明於天理之正察

於人事之宜而動罔不臧身名俱泰人則見謂于時保之耳何容心哉史論蘇頌巋然高年未嘗爲奸邪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誠哉其明哲保身也方頌執政時哲宗年幼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夫二聖臨朝上不御殿程頤猶以爲太皇不可獨坐而當權同聽政爲大臣者委君上若虛位此豈理之所可事之所安其後哲宗務反宣仁之政貶斥元祐故臣未必不因以積忿故獨於周秩劾頌則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而爲頌者亦惟明理察事不敢以專政之累貽太皇不敢不以

臨政之道奉少主以自盡其事君之禮初非爲後日邀寵弭謗地而爲之也大雅君子頌庶乎其無愧矣至以兒張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謂其所爲多雅德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則近於報應之說以長俗吏骪法弛奸之弊臣無取焉

鄒浩

語曰以友輔仁臣讀鄒浩傳輒爲之撫卷而慘然予與氏之言君是乎不可易也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哲宗擢浩右正言方婕妤劉氏搆廢孟后也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而浩不報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

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於是疏乞追停册禮極人所難言嗟乎浩之初何其不勇於從誕詑耶豈其未動於勉之切義之當奮耶抑其所謂欲待上之深相信而後發者耶然而志完浩字不言可以絕交畫之平生相許者至是而無復之矣而浩亦卽因回之力爲慫恿而決浩之此舉差可無負良友乃差可無負己所居官羈管新州宜其怡然就道若之何畫迎諸塗而對之潸焉出涕哉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吾不能爲浩信而君之贈我厚則遂嘆謝於畫之正色以責也於戲若三友者輔仁其無愧矣而惟浩能以之皆百世所矜式云

朱服

紹聖初政章惇王之朱服因表賀力詆元祐變亂法度召爲中書舍人蓋附惇以干進者雖嘗於元豐中舉劾惇遣所善道薦引爲御史意而今則以望元祐時未嘗在朝而變其操硯孫諤吳時李昭玘張舜民盛陶之終不附王蔡而詆新法者有愧多矣去林希之以久不得志不惜名節而詩甘心於元祐諸臣者亦不遠矣史尙卽其發惇薦引與諤等並論以大節可取而不究其末路之敗不亦疏乎

蕭蒲离不　耶律官奴遜

遼史傳卓行三人以其貴族而獨爲退然自足可以振頹

風激薄俗是固然已然臣所深嘉而亟欲表於其中者則以重上下之責明出處之分不敢冒昧以任官政非僅能遺榮利甘肥遯也蕭蒲离不以魏國王惠之後累徵不應或勸以嗣先世功名答曰自度不足繼先業以益主庇民耶律官奴與蕭唑友善唑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官奴然之遼主以其屬尊加歸義節度使輒請致政之二人者其自審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責至重也能則出不能則處分至明也豈第同蕭札剌愈於求富貴利達爲妻妾羞如史臣之論哉臣謂以爲古今入官者法尙何忝竊之是患而優游林下觴咏自樂亦非

故爲矯厲之行也卓而不詭斯可尚焉嗟爲艮友亦足以風

章惇

續綱目張氏廣義於書哲宗崩端王佶即位云帝無疾而崩其可駭也惇賊當國其能免於後世之疑乎覩分注曰惇抗聲惇默然其情蓋可見矣意以惇有弑立之謀也嗟乎此天地閒何等事而可爲是鑿空之說乎按宋史帝紀元符三年正月辛未帝有疾不視朝己卯帝崩帝非無疾而崩明甚○綱目不以有疾書然太宗眞宗皆非暴崩而未嘗書其書者以疾中有事也雖欽聖太后傳有帝倉卒晏駕

語亦以見寢疾未幾立嗣事未遽定耳既非無疾而節何所駭而何所疑○太后哭謂宰臣大行皇帝無嗣天下事須早定惇乃上不俟太后命下不及同寮議輒抗聲當立母弟簡王似蓋以僭君之權自予而作威福太后獨決策迎端王而于是默然者亦以異議不能搖而氣歛沮喪也又何有可深疑之情哉惇窮奸極惡至於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以孟后逮事宣仁遂與內侍郝隨搆廢孟后而請追廢宣仁為庶人其罪不容于誅廣義斷以不在莽卓曹瞞之下允矣尚復用是以為之疑獄乎且其為疑與所謂媒孽者何以異則亦君子之所深惡也論史者慎無然臣見後

之說者或竟不明其謬而因以疑哲宗不得正其終故尤不可不辨

遼

劉輝　蕭韓家奴

太子洗馬劉輝上書言宋與我朝通好盡兄弟之禮而其臣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蹟詳附國史夫史筆秉天下之大公存天下之大信示天下之大勸戒輝而挾私有作今雖其書不傳知不但如劉宋書目北朝以索虜而北魏書亦曰南朝以島夷而已其言趙氏事尚足以徵信而不同所謂謗史穢史乎且按五代史之傳契丹于唐晉之際著其盛

強陵轢中土至書阿保機之論唐莊宗則以見中國之所以亂而契丹常勝之勢亦契丹所由開國而立長久之基其後世所當奉為祖訓以作治亂興亡之龜鑑者也善乎韓家奴欲聖宗知古今成敗而以五代史與貞觀政要同譯以進惟以其編有足以備人主勸戒而不復計不以通好之故存忌諱之私蓋亦謂修雖宋臣史則五代而天下萬世之書也以律夫輝識斯下矣

孟翊

續綱目徽宗大觀三年書流孟翊于遠方分注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

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按翊嘗挾術干蔡京毛注極論京亦以受翊妖焱之書爲言宋運中微蓋由京與童貫交通欺罔而衆正不容於朝以釀禍敗翊如決其兆亦可決其致兆之由而欲啟帝以思患預防之意胡不云亟還竄逐之諸賢力絕左右之奸黨嚴別國政之臧否以求革故鼎新重曆天命而乃以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爲禳厭之術乎察翊之獻卦象則亦附京以爲妖焱者也故翊雖已竄而京復用遂託以紹元豐更官名而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倘非帝不樂而不用其言其所謂變庶事亦非必去紹述之塲[illegible][illegible]使祖宗之良法美意猶有存者不至于掃地

以盡未已也綱目以無罪例書誤矣

臣鄱陽計大受論

劉逵

劉逵始雖由蔡京進然覘趨附諸人獨不聞有黨同爲惡之事及京以星變去相而逵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于京悖理虐民諸行稍稍澄正之凡所啟用多取爲元祐學術者及京所定邪籍中子弟其時趙挺之同在政府使逵亦猶挺之之慮後患而依違取容安望輔導正救之益如此夫何史於每有建白挺之但開其端而逵遂畢其說尚議其欲自以爲功𧹞情不顧乎

情未滿歲帝復惑於京黨一切更張有失紹述之譖而疑逵擅政罪小乃得以事中傷而罷之然逵之晚節亦可謂恤國之臧否而不計一己之利害矣君議以才智非京敵卒為京黨所擊則如挺之之多智避患以充位者固在所取與甚矣史臣之傎也

蕭奉先　遼

遼史蕭奉先傳論遼之亡也雖孽降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之乃指實以奉先阻天祚防微之計陷晉王非罪之誅援天祚以女直完顏阿骨打（金太祖改名旻）來朝再三不從頭魚變歌舞之諭密詔奉先託以邊事誅之而奉先以謂無

大過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國亦何能為其時
非有意以庇阿骨打而據理列勢論之如此耳且阿骨打
雄豪非常天之生是以啟金源成帝業亦豈遼之所得而
殺奉先之誤國固不存乎此至阿骨打起兵犯寧江天祚
命奉先弟嗣先往討敗績奉先懼弟被誅乃奏肆赦東征
潰兵刼掠以免嘯集為患上從之而嗣先罪止罷官由是
士無鬬志望風奔潰此與其因叛將耶律余覩引女真兵
奄至尚借以實其前誣而殺晉王致中外人心益以解體
者則皆以成天祚夾山之禍者也史如以脫嗣先僨軍之
戮陷晉王非罪之誅並論其誤國庶無弗允矣余覩妻天

祚文妃之妹文妃生晉王最賢國人心屬奉先之妹爲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乃誣余靚結駙馬譖昱謀立晉王天祚殺昱賜文妃死余靚懼不能自明被誅奔女直奉先余靚傳天祚本紀刑法志皆言其誣而晉王敖盧斡傳云余靚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文妃伏誅何復爲矛盾若是蓋當日作者非出一手而異其辭則亦何由以考信乎然衆同而一異 臣 從同又后妃傳論文妃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非矣其說近理亦可以正晉王傳之誤也

趙逵

晏州夷僭卜漏之反也朝廷以趙遹爲瀘南招討使瀘帥康延魯等皆聽節制則專討其職矣史稱遹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何哉捜漏據輪縛大囤之險遹出奇計用猱以焚其巢穴追漏獲之晏州平而兵遂以戢雖其初或張皇其事詔大發陝西軍義軍土軍保甲三萬人亦可無深議也又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遹爲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疑亦非當時妄言諸夷效順納款得地者比蓋未有如言黎人款化而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殺官吏言安化納土而往築州城遂爲蠻所掩沒之事也況他日諸蕃聞遹赴鎮熙州乃相賀曰吾父來朝廷眞欲無

事矣爭出鉏耨牛價爲頓置不益以見撫綏瀘南之功非虛而有以服諸蕃之心乎言其欺罔則張莊之規模王祖道吾不信也至若開朝廷有納董才圖燕之議懼開邊隙極論其害則視祖道等啟釁邀功之心亦大不侔

金主旻 太祖

金自定部族立邦國皆其詐力爲用而非有積功累仁之事也然考之家庭授受之間公而不私類難求諸三代以下此其所由興乎夫惟太祖始就帝業而爲之先爲之後者可得而詳矣景祖九子元配唐括氏生劾者次世祖次劾孫次肅宗次穆宗景祖以劾者劾孫皆和柔而稱世祖

器蓋智識何事不成景祖卒劾者讓國世祖世祖越劾孫而傳肅宗穆宗以定離析皆景祖志也世祖子長康宗次太祖又次太宗而遼政日衰世祖陰懷覬商意則屬太祖於穆宗以謂能辦集契丹事者穆宗因復傳康宗以致國於太祖太祖克成父兄之志建號踞尊而以太宗紹位滅遼舉宋太宗又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凡若此者有似於周之權焉有似於殷之經焉有似於夏之家天下而官天下之心焉夫非所由興乎惜不聞有積功累仁之事以庶幾於三代垂祚之長也阿疎者穆宗時之畔部也穆宗破其城殺其弟狄故保阿疎訴於遼因留焉及太祖伐遼底

遼之績告於天地而以阿踈亡命遼人不與爲言凡與遼衍復靑命必及之然亦借主逋逃以爲之名耳世祖以屬穆宗之謂何雖無不與阿踈事太祖圖遼竊燕之謀其終寖乎金史阿踈傳載天輔六年闍母婁室獲阿踈軍士問之曰爾爲誰曰我破遼鬼也似以破遼釁由阿踈此亦史臣附會之說

完顔阿离合懣 金

成周以農事開基成王幼沖周公作詩使瞽曚歌之庶幾王知稼穡之艱難洎王初政又作爲書訓以小人之依夫眞知小人之依恫小人之勞乃不敢淫於觀逸盤於遊田

而使無非時取無横斂民生之所以遂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國家之所以長久大哉其斯周公輔導之道乎阿衡台濟於太祖之即位也以耕具九爲獻曰願陛下無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當兵戎倥偬之際建立草創之初而即欲使其君與古哲后之圖豳風無逸於殿廷者同曆永鑒于茲之思爲不敢荒寧之治其謀國忠慮上法周公殊非當日諸臣所可幾其深遠豈不偉哉而何史贊僅等之宗雄之強識希尹之敏學而偉其益之以征伐之功也

楊時

楊時以蔡京薦名爲秘書郎人多議之　臣按時之出也固爲京所引京蓋以其客張觷言今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問其人以時對京因薦之則京於是亦爲國救時謀非爲己樹黨謀也以敗壞國家之人而忽有亟于用賢轉敗爲成之意所謂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時亦與其潔不保其往應名而出何所損乎時知時勢將變陳論政事胡文定以謂若能聽用須救一半豈不信然然不見聽行道濟時尚復何望時友尹焞亦嘗應詔至京師見不可爲遂不欲留而時乃自宣和越靖康以闢王氏學爲邪說爲陳過庭馮澥等疏詆然後求

去或者疑其去之晚以道事君而未合不可則止之義也然王氏妄作三經新義簧惑當世之士已數十年天下無復知其非以安石配享孔子廟庭天下亦莫議其失時獨上章極論不啻大聲疾呼雖僅克降安石於從祀新義板未遽毁而震聾發聵已有賴於天下後世時而不出出而遽退盤邪衞道之功其誰爲哉如時固未可輕議張宣公謂其自處太高磨不磷涅不緇須是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要爲千古言出處者之正軌也名爲秘書郎按其年譜在宣和六年十月除邇英殿說書則七年七月也續綱目繫於元年五年者誤如五年五月除邇英以入對帝首肯

而有是命覲分注蓋首言祖宗之法舉行損益宜一趨於
中元祐熈豐姑置勿問意主於寬元祐學術政事之禁以
少替薦紳之禍也甫越月乃更嚴禁元祐學術毀滅印
造司馬光等文集板夫元祐人文集即元祐政事之尚有
流傳此於時言紹聖崇寧凡元祐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
以滅其迹者不從而矯之反踵而厲之矣則非直其言不
行與爲擯斥何以異介如石不終日尤其時也而倘立于
其朝乎故當據年譜訂正之無使後人亦誤以此罷喙

王楷 尚槩主

立國之道其大端有二舉賢才也謹邦交也舉賢才而內

治修謹邦交而外患弭宗社之所以靈長而智者之所先務也高麗國王王楷可謂智者之君矣當日之於宋於遼也此三甲子而一朝彼一周天而六貢率祖攸行於金也始通問爲鄰國既奉表爲藩封惟天所與得以小事大之禮如此且聞宋將用兵於遼以爲遼於宋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遼扞女眞虎狼不可交宜早爲備因醫歸白于天子而已無及則識時勢明利害益信至若見賢而能用雖無可徵而詢宋使路允迪以龜山先生安在其心之足以別直枉而公舉錯不槪可想乎終楷之世上下乂安兵戎不作亦畏天保國之明效大驗矣其時宋徽宗昧於求賢溺

於羣小貪利樂禍約金圖燕啓亡齒寒爲所反噬而帝座以傾楷則豫燮中國之所不憂有見與於春秋之意不寧惟是嘗謂高宗使臣二聖今在燕雲卽盡納土未必可得何不練兵與戰蓋又明於春秋雪讎恥之大義宋人聞之能無深怍耶

張覺

宣和五年宋既與金盟遼張覺以平州附金旋叛歸宋宋納之而金藉以爲兵端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故雖趙良嗣小人亦嘗以失信啟侮諫徽宗又非不知信誓甚亟不當貪進無紀卒以詹度之貪人而敗謀也雖然金人之欲背

約反噬豈自今日哉既入左企弓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之諷其以燕歸宋者亦姑以塞初約而終必取之矣且為無厭之求宋雖曲意從之有竭中國之力不能償者稍不如意則必敗盟即無納覺之事亦終不免南侵史徽宗本紀贊以謂良嗣之計得行金雖強何釁以伐宋而不計金來索糧不與而大怒亦由良嗣之輕許以起其釁也謂不納覺其釁遂弭非通論矣謀之不臧以速金禍固不僅此一節而金人以郭藥師叛降（藥師本遼將以失國歸宋）懸軍深入汴宋以亡則不得謂非釁之始于納覺也何也不納覺則不致殺覺以畀金而藥師有金若求我亦將與之

之懼而生異志也君子所爲覩事變而慮患深不惟顯而
易知極之於隱而難測出入以度以告凶咎悔吝之幾茲
則其庶何曰不登叛人

蕭仲恭 金

爲人臣者不幸而國亡君辱有死無二富貴禍澤不易其
心斯則忠信之大而古之所稱烈丈夫也 臣 謹按仲恭傳
贊稱有感焉仲恭家世事遼從天祚西奔金軍奄至仲恭
母馬乏不能進謂仲恭曰汝盡節國家無以我爲也仲恭
而孝於親忠於君尚以身爲乎雖值大雪寒甚遼主乏食
困憊仲恭有進衣并乾糒伏冰雪中轉至使熟之事夫何

與主俱獲而竟委質於金也君節不能死社稷臣亦何忍事仇雖仲恭非有動于太宗之加禮遂以靦顏偷生喪節而不恤乎贊曰忠信行己豈不大哉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澤嚮之與宗室舊臣等矣嗚呼大節已虧小忠小信何足信言節有懷忠信而往往富貴福澤之所害實甚乃以膴仕新朝爲盡心故主之報謂是可以勵忠信不亦舛乎且仲恭既不能效烈妾婦之不事二夫而但以于熈宗朝叱宗磐之持刀向宗幹稱以有古烈丈夫之風則皆史臣不知務之論也

孫傅

金師渡河圍城之際孫傅信用郭京選六甲兵冀擒粘沒喝斡离不二將而掃盪之而城因以陷妖妄誤國傅實尸之於京何誅然傅雖闇於禦敵之方而尚明於守死之義欽宗復如金師營以傅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金人來索上皇及后妃太子傅謀匿太子民閒而別有以紿金人迄不能就史臣有曰孫傅太子之謀甚疏聶昌河東之行尤謬兹死非當徒傷勇耳弗當傷勇似兼論諸如兼論傅豈以其委留守事而從太子行爲不可乎抑自謂我爲太子傅當同生死可無然乎初聞廢立檄至傅大慟曰苟立異姓吾必死之至是欲見二酋面責以不立太子庶或萬一

可濟較之假留守於國滅君虜之日終附異姓以偷生者孰爲當否乎覲於其子來省曰吾已分死國叱使速去范瓊力止不聽金守門者謂留守何與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當死從遂從太子北去死於朔廷其處死之明就死之決如此而以非常傷勇議之舛矣且不責以誤國之罪死不足償同於何㮚而與昌並譏則非其比考之昌傳昌固非甘於效死者也

何灌

何灌於金師南下朝廷悉出禁旅付中人梁方平守黎陽懼以精銳盡行萬一不枝梧無可善後請留以衛根本不從

然值邀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亦譚世勣所謂中策也馮河守險又金人所謂若有一二千人我豈得渡者也灌爲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既知京師單弱宜悉力搖河津之謀以遏敵騎長驅郎使軍不堪戰亦誓以死拒斯死得其所奈何師次滑州望風奔潰亦同彼闒無知不能效死而金師以無一人守禦從容渡河直叩汴城也若是乎灌之爲罪大矣雖其後背城拒戰被創而沒於陣亦烏足贖史臣以與劉廷慶敗奔之將並錄以死國難二人皆非能死者也而可與梅執禮程振忤強虜而逢凶李熙靖譚世勣相[illegible]舍以取義者一視之乎

欽宗

續綱目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書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分注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諺嗚呼聽言之道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誹木諫鼓傳於帝世懸鞀設鐸繼以哲王若夫及危亂而求言則已晚矣矧危亂未已而稍有可緩之隙復沮抑之乎長洲陳氏評爲宋亡之本信矣且當京師被圍討之得者莫如不與金議和而勤王之師四至以計取其深入而不能久之孤軍殲諸河上庶可異日不爲國患而其失莫如輸金幣割三鎮質親王

稱伯姪使之得志而旋有傾國復來之禍乃當日不用李綱种師道之策如彼而聽李邦彥吳敏等之勸如此則督亂於得失而乖剌於從違亦何取其有詔中外直言也按敘之分注者以見欽宗固非樂聞直言之主欲假斯爾虛文以救目前之急亦無聊頼甚矣及罷李綱詔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乞復用綱時雖勉從而禁伏闕上書且不待城門開也周氏發明乃謂書以予之殊非綱目之旨

張邦昌挾金人之勢僭竊位號吳幵莫儔王時雍等甘心

馬伸　呂好問

撫載惟馬伸呂好問勸以奉迎大元帥康王反正爲宋之

功俱有可錄然而千古人臣處亂賊簒盜之際則必效伸之勇於爲義而無如好問之託於屈己就事不能始終一節爲世詬厲也當金人議立邦昌聚百官環以兵脅之伸獨奮請存趙氏且論邦昌蠹國害政傾危社稷吳革起義亦預其謀而好問略不聞爭執既且受其僞署攝門下省而不辭若康王正位之議又伸之不愛一死極陳逆順利害邦昌得書氣沮謀變因遣馮澥李回等往濟州迎立則固不必屈己乃可以就事矣史論好問屈己就事以規興復亦若朱勝非處苗劉之變心有足亮而不明好問初無徇義之心惟見人情尚未去宋故進轉禍爲福之說亦精

以自全耳且苗傅劉正彥作亂刼高宗禪位太子非邦昌
異姓改號之比故勝非可巽用其智如漢王允之圖董卓
豈好問之汙僞命者可同日語也此史臣晰義未精謬以
千里之見以好問視幵儔時雍之迷復輩鐵中錚錚耳伸
則精金百鍊終古不渝　臣意稍明臣子之義者宜知所取
而深懼以屈己就事諭同勝非貽譏不少故必舉而正之

史林測義卷三十三

臣鄱陽計大受論

南宋

高宗

臣讀欽宗本紀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攻城急命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速領兵入衛十二月王開府相州如北京如東平二年二月如濟州而金人驅二帝北行未嘗不掩卷而嘆始之不急君父之難。故終之不必君父之還。高宗豈不仁而遺其親者耶仁者必有勇而何汪伯彥黃潛善之得以畏懦惑也方金師之圍汴也。宗社危不容喘。君

父憂若倒懸。既受速入衛之詔。誠有爲人子爲人弟之心者。則必投袂而起。星言兼道。蹈湯赴火。以捐其軀。所不忍辭。雖尋許以方議和好。屯兵毋動。而宗澤以爲金人狡譎。欲欵我師。君父之望入援。不啻飢渴。宜急引軍直進。以解京師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誠有爲人子爲人弟之心者。尚忍遵澤議而聽伯彥。竟以十萬軍遷延不赴乎。遂於徽欽北轅。澤在衛。即提軍趨滑。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誠有爲人子爲人弟之心者。痛哭憤激。更當何如。何復忍於坐視。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致勤王之師不至。而澤謀不克果乎。曹勛至自金。出上皇半臂。

領中手詔告以便可即真來救父母誠有爲人子爲人弟之心者猶弗惻然動怵然奮誓雪不共戴天之恥從澤疏勸尅日還京整師北向而忍爲南幸避敵但飾遣使通問帥官遂拜之虛禮乎嗟乎伯彥潛善即能凡事爲之蒙蔽而沮抑而至性至情必無可終蒙蔽沮抑之理建炎二年五月下詔還京師許氏以爲閻澤肆討以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之說良知良能於此發見而不知適因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而然耳非有動於澤言尋復蒙蔽沮抑而不果也於兄弟則擬臂往爭於仇讎則甘心退避高宗非不仁而遺其親者耶論者罪以惑汪黃而成畏懦猶

爲怨辭且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厥後寧覆國不用張浚惡極和則殺岳飛割地稱臣受金冊命。備極屈辱。曾無愧恥。亦有不得盡歸罪於賊臣秦檜者。

元懿太子旉

建炎元年六月續綱目書子旉生大赦周氏發明書大赦者譏宋人數赦之弊蓋以是年五月高宗登極及此兩赦則法度縱弛故耳然按之分注殊非其義靖康初割兩河以畀金兩河忠義不奉詔而爲宋守高宗卽位黃潛善等復主和議下令不得下赦文於河東北宗澤嘗上疏謂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臣　祖司業計衡將遊太學上

書言天下大計者四其一極陳兩河者於國勢則根本保兩河者於民情則綱維如覺議棄天下事不可為矣必騰赦詔以感兩河之士侃侃千數百言史惜未載高宗韙之歎以有士如此不負教養為潛善等沮不行今注詳以李綱言播赦於兩河及勤王之師於是人情翕然閒有以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則于專生而書大赦見因以安根本可徐圖其進取而綱維民情無患解體為宋幸也周氏說雖近理而不據分注為言未免儒生拘迂之見

章誼

黃詛傳云故事臺官言事非挾怨以快己私即用仇家言爲人報復詛獨存大體士論歸之夫臺官爲天子耳目職在繩愆糾謬自宰相至百官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當劾皆得糾正乃因以張吻厲牙爲報怨復仇之計是先自邪也而任以擊官邪乎必至小人反爲之衙庇而君子不免於糾彈罔上行私黨同伐異是非脊亂黜陟僭差其爲國家害可勝言哉而史臣以爲故事如此君子於是乎知宋室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噫

李綱

朱文公嘗言李綱入來方成朝廷又史稱自綱罷去而國

不可爲以其一身用舍爲宋室治亂安危如此所謂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臣嘗駁胡氏管見以論漢楊震而亦慨綱之所處有未盡也當其爲黃潛善汪伯彥所嫉累疏求去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嗟乎胡獨不以不恤禍患之心堅其扶顚持危死而後已之任乎蓋聖人之言不可則止者必其權非秉國義可奉身耳若夫朝廷之成不成係於一己之相不相而以小人閒搆力爲引退雖忠誠不少貶不愧諸葛忠武之用心而其所以遜於諸葛者尚欲諉其必不可諉之責也閆之瓊山邱氏曰

當是時也宗社之危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茲正大臣捐軀報國之秋去之之意固不可萌諸心況敢出諸口耶而綱忍言去耶去又將何之耶斯蓋仁至義盡之論 臣故表之以爲千古王臣識所任之體訓

翟進

紫陽綱目凡例將帥死節曰死之戰死曰死雖以敵愾之勇死於戰陣不予其全節者以倉卒被殺志未可知也所以重予全節也翟進屢立戰功爲西京北路安撫使降盜楊進復叛進騎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爲賊所害續綱目以戰死書本紫

陽書死例也非得書死之而變其例也非變其例曷貶乎而周氏發明乃以何不以全節之例予之發難而謂進恃勝不虞與邀功生事者無異故特貶而書曰戰死所以深著不滿之意雖引孫子警為將者以知兵家之勝然與此非變例不符而重予全節之義亦失且執是說如非乘勝窮追而書戰死又不可通　臣懼夫讀綱目而不明義例褒貶予奪臆為之說彼此出入無可依據而謬其旨故辨之

洪皓

洪皓使金留十五年其間遣至雲中見殂於黏罕流遞冷山逢怒於悟室屢瀕九死全節而歸洵哉亡愧蘇武然　臣

讀皓傳未嘗不慨慕其出使之後而致惜於其先也當時使臣而不思所以刷國恥銜命往焉已耳以皓性忠義乃不能抗曾開胡銓之節乎建炎三年選爲大金通問使令與執政呂頤浩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不聞皓固爭書藁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也縱與聞開當草國書辨視體製非是執義極論銓疏言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臣有赴東海而死不能處小朝廷求活即此爲之端矣皓如爭之不得死不奉命罷貶如開如銓可也雖不以武之節見而爲國忠誠亦彼非所難而此非所易也乃失此於始竊引春秋責備之義而重爲之惜云

張浚

論張浚者皆深訾其詆李綱殺曲端二事按綱疏請買馬招軍勸民出財以助兵費宋齊愈論以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說亦未爲大非也綱因齊愈嘗於金人議立張邦昌書其姓名以示衆於是以屬吏戮之東市視其時罪彼僭逆附僞者獨酷不可謂非有挾而殺矣浚之舉論所謂君子不黨但當是時捨綱無以佐中興方爲汪伯彥黃潛善所間而又從而詆之使之求去愈決爲可惜耳然厥後綱之起亦浚之薦其忠也或議浚附

濳善以傾綱豈知浚者哉若曲端者則負必誅之罪非一
非僅如史稱悞取禍之說也如不受王庶節制康定之役
無故斬庶所遣扼敵之劉延亮不從救延安又欲乘危擅
誅雖見阻於謝亮而卒奪其節印拘其官屬至謀併兵於
王𤫊幾爲其追斬圖叛賊之張宗諤反爲所襲殺不皆其
跋扈不法若罔知有朝廷乎又浚欲伎以敵愾而金婁室
孤軍深入可合兵以攻之則爲俟一二年之議烏珠窺江
淮宜出師以撓之且爲十年乃可之說此猶藉口無輕舉
吳玠之戰於彭原也則擁兵退屯而不爲救李彥仙之死
於陝州也則浚檄往援而不奉命比而觀之意誠叵測而

將有不可制之患浚承制罷其兵柄而尋斃之於獄所以過亂萌也謂聽王庶吳玠之讒似非信史雖末於不奉命援彥仙之時即正軍法而戮之所積豈不受誅者宋史及續綱目皆以殺無罪例書非是富平之戰由趙哲擅離所部而敗浚之斬哲視晉林父之戮先縠漢諸葛之戮馬謖何異當日言者以與殺曲端並論為無辜後人而不徒然耳食焉愈可明此之謬以證彼之非矣浚忠貞之心朱文公謂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然 臣 此論非直為賢者辨亦因以明人臣無將之義為後世戒也紹興十六年浚因星變將極論時事恐貽老母憂母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

蕭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
決君子曰浚之母古之賢母也捐私愛明大義以成其子
之忠爲克肖於父之孝宋史失其姓及讀續通鑑綱目則
知爲計氏云

翟興

紫陽綱目凡書爲其下所殺劉友益書法以謂皆譏不在
人也如晉漢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殺分注飛不恤軍
人帝嘗戒之不悛之類而隋堯君素堅守河東唐屢要之
不動見殺於其左右則變文以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言嗣不自君素而殺君素唐志也乃因以著君素之節且

不以凡書爲其下所殺者累君素也續綱目紹興二年書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分注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則非飛之不恤軍人者比僞齊將遷汴憚興屯伊陽山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其節不愧君素豫復陷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雖偉殺之實豫殺之也又不僅所謂志而已

臣謂宜從君素例書曰僞齊殺河南鎮撫使翟興庶不累以譏詞而興之節亦著此蓋法紫陽之筆而未精其義必當刊定處也先是建炎三年書知中山府陳遘爲其下所殺金人遂陷中山按遘盡力死守督步將沙振出戰振懼

殺遊無可議者亦宜易以中山將沙振殺其知府陳遊云

沂王栩

三綱五常之理彌綸於天地閒即亂臣賊子之誅無得而逃於天地之閒也紫陽綱目之所以法春秋率是道也漢景帝三年帝從父吳王濞反敗走越爲越所殺以越人誅濞書時越非中國而予以討中國之賊明無得而逃於天地之閒之義也晉祖約叛敗奔羯趙書趙誅約以栩系屬特據濞沂王栩徽宗子欽宗弟也從二帝居五國城與駙馬劉彥文告二帝謀變此大逆也此人人得而誅者也此無得而逃於天地之閒者也栩見誅於金續綱目以金人殺之書非誤則謬周氏

謂由說解之謂沂王雖惡中國之胄不予金人之誅中國也綱目王道之權衡是非之明鑑此類是也嗟乎楊不得爲微也子欽也弟猶得曰中國胄乎以中國之賊而中國不及誅又不予金人誅之則是其罪得以逃於天地之間矣何以治亂賊而使之懼也書法有戾於紫陽即有戾於春秋而云王道之權衡是非之明鑑徒竊陳言而無當耳夫金爲宋讐而越故與瀕附君子且亟予之亦示以有得乎天理民彝之正而無人不有扶植綱常之責尚何或自棄也斯其垂世教也大矣哉

完顏宗磐金

金史宗磐傳贊稱宗磐嘗從斜也取中京不可謂無勞伐者世祿鮮禮自古有之在國家善爲保全之道耳熙宗殺宗磐而存恤其母后雖云矯情猶畏物論甚似熙宗不識功以保全宗磐但不如海陵造謀盡殺太宗子孫罔畏物論也按熙宗非不優禮宗室勳舊者而宗磐跋扈嘗與宗幹不協熙宗爲兩解乃益驕恣於上前持刀向宗幹以爲鮮禮猶可說也既而倡宗雋撻懶等叛逆罪在不赦不念功而致辟何物論之有而尚爲鮮禮之議保全之說不亦頗乎且與熙宗本紀以謀反伏誅書者戾其義矣至論海陵殺太宗子孫宗本等不遺餘力而引春秋之世宋公會

與袁而立其弟禍延數世害及五國誠足為後世鑒是又咎太祖以兄弟相授而太宗復傳國於太祖嫡孫乃生海陵勦絕其後之禍也無論於宋宣事頗不仵而海陵之忌殺亦豈由傳國而致如斜也太祖母弟未嘗授國者海陵亦惡其子孫盛強殺百餘人其他宗室且多赤族之慘焉夫海陵酷為殘忍屠滅宗族至使太宗之嗣金室之慶錫太祖之光者再傳而無噍類如天道何哉於太祖之克讓乎何尤

孔璠 金

孔子之道與天地參君國天地之間者無敢不祗肅上帝

神祇即無敢不尊嚴孔子至若封孔子後爲衍聖公主孔
祀事亦所以表崇儒重道之意而惟行之僞朝者不在所
與也何也亂臣賊子僭竊位號聖道之所深絕耳金敵國
海裔專制域中逮於天眷之世天下三分有二宋亦稱臣
納貢而熙宗承太宗議禮制度之後有慕善嚮道之誠讀
尙書論語春秋左氏傳夜以繼月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
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璠封爲衍聖公蓋道參乎天地
化洽於中外而金能行其典禮陳氏以謂璠受金封大辱
先聖蔑亦褊矣然璠嘗事僞齊爲迪功郞襲封衍聖斯其
辱先之罪論者之所當進劾也

岳飛

岳飛之奉詔班師中忌被害二者宋室之不幸。而飛之心無遺議也。論者頗紛紛然以奉詔爲不知權中忌爲不知幾嗚呼是豈可以言飛哉飛忠孝人也。違君棄命。肯爲之乎。此則李氏槃說也飛誓復中原。雪仇恥。惡得以不見幾譏之。此則陳仁錫說也乃皆於飛之至性大節犁然有當至王世貞以謂如不奉詔。秦檜以尺一削其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且飛雖強勢亦不能獨舉諸帥一時奉詔歸而飛以孤軍深入金悉其全師以捽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極得當日情勢足破苟利社稷專之可

也一舉而克還報待罪之說然於論飛猶第二義耳

韓世忠

位極者勢危功高者不賞此古明哲之士如范蠡輔越平吳而鴟夷自放張良相漢滅楚而赤松與遊則善處功名之際以保其身以快其志焉若夫國步艱難讒邪害正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即欲捐軀而靡濟聊從斂德以避難然而此衷亦太苦矣為其逍遙遊宴則吾不知也韓世忠勇略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忤秦檜檜諷言官論之罷其樞密為醴泉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史謂其懲岳飛之事是也

然佯狂佯疾託遊禍之迹以抒忠憤之心者往往有之而世忠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以自樂如是者十餘年此十餘年間大讎不復而臣事土宇不闢而日蹙奈何舉愛君憂國之念一旦釋然不復介于其懷乎於一身禍福之計則得矣於一心憂樂之義則未也論者同嘆羨於功成身退肆志徜徉之陶公留侯亦殊儗不於倫矣不然楚懷客死頃襄迎婦悲風哀郢終以懷沙又何以稱焉韓誼當同國休戚可提宗臣並論

王倫

史稱王倫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閒數犯法幸免然

則倫亦古者朱家郭解之流亞耳其行不軌於正義雖謂之無行可也而豈同暴豪與苟賤之徒乎哉且觀倫之行其終身所就爲何如也倫奉詔使金往反虎口數四及偕金使張通古來以詔諭江南爲名此胡銓疏言可斬倫頭懸之槀街者也然其先受使指於趙鼎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噫宋臣矣得不江南之乎金君矣得不詔諭之乎似未可深爲倫罪而抑金使之驕倨又倫以一二策恐之也復往被執遷之河間居六載金欲以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以非降拒之金益脅以威倫拒益力金乃俾其使縊殺之倫遂冠帶南向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

公（倫爲王旦弟勗元孫）以直道輔相兩朝臣今受命被酉欲汙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死不忘其先可謂孝矣不背其君可謂忠矣聞之太史遷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以倫言之不亦偉哉若所謂拘學平時孑孑抱咫寸之義一涉艱危途至蹉跌何可勝道而舍生殉國富貴威武不變其操乃得諸嘗以俠聞者蓋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亦素所樹立然矣發憤而傳游俠未可輕議古人也